

训诂学概论

福建人民出版社



训诂学概论

黄典诚 著

训诂学概论

黄典诚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2插页 140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640

ISBN 7-211-00372-3

H·26

书号: 7173·594

定价: 1.70 元

Cuibo/01

黄寿祺教授序

厦门大学黄伯虔教授以所著《训诂学概论》示余，余览其书凡四章：首章绪论，阐明训诂学之名义及其与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方言学之密切关系。次章论训诂学之基本内容，阐明因何训诂、从何训诂以及如何训诂。三章论训诂学之重要材料，则从专书、传注、总汇三方面言之：专书以《尔雅》、《方言》、《释名》三书为主；总汇以《经籍纂诂》、《说文通训定声》两书为主；传注则表列《十三经》、《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国语》、《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及《史记》、《汉书》等二十三种。末章则皆述其研究过程中所遇到之疑问而予以解答者。今世通论训诂之书，未数数见，而如是书之由浅入深，自方法以述专著者则尤不多见也。

伯虔学有师承而不执一端，重前修而不薄时贤，苟有所见，当仁不让。高邮王氏，精治斯学，有识之士，莫不崇奉，然其于风诗《硕鼠》，谓“爱得我直”之

“直”为“职”，则不若以“直”为“置”之为善也；乐山郭氏，今世之善读古书者，然于《七月》之诗，“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谓当改读“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遂释“一之”、“二之”为一则、二则；不虑同篇第八章首句即言“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安有发言设词，可自“二则”说起？它如于氏省吾谓《大雅·生民》五章结句“即有邰家室”，当为“有台家室”，亦即“有养家室”。而不虑此章之结句，应与下三章之结句“以归肇祀”、“以兴嗣岁”、“以迄于今”等句式相同，当作“以貽家室”也。闻氏一多谓《秦风·黄鸟》首章“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以“特”为“待”，则不如以“特”为“敌”之文例一致也。

昔人有言，“训诂之旨，在于声音”。又云，“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识假借”。伯虔尝著《文字学讲义》、《音韵学讲义》以饷诸生，殚思极虑，殆皆为训诂而作者也。原夫声音之道，渺矣难言。是书取证方言，唇吻可验。双声叠韵，轻清重浊，向为绝学，今则辘轳可据，数语可辩。

是书善冶古今于一炉，合中西于一体，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竹帛辞例，于焉大明；词义递嬗，有条不紊。盖以普通语言之道，驭兹声音训诂之科，用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理故籍者置之座右，可备发凡之需；教语文者手此一编，则有解惑之用。吾知是书之出，承学

之士必不以余为阿其所好也。爰书所见而为之序。

公元一九八三年夏历岁在癸亥初夏之月黄寿祺序
于北京北太平庄之寓庐。

郑朝宗教授序

壬戌之冬，伯虔教授以所纂《训诂学概论》将付剞劂，问序于余。余惟学问之道，首重根源。草木之枯，江河之竭，岂有它哉，两缺而已。逮夫二者既具，苟不加以融会贯通，扬长避短，欲其晶莹峻茂，乌可得哉？今观伯虔之书信然。余与伯虔共事四十余年，谗知其早岁既师事南昌余仲詹夫子专攻文字诂训之学，又亲炙惠安周辨明博士穷究言语音声之理。二公视余为忘年，每呈译作，屡蒙首肯。从游之日，又亟称伯虔之能于余。以是知伯虔之于其师果已登堂入室矣。今者余公已归道山，周公憩居星岛。哲人云远，徒存梦思。每念昔游，能不怆然！今伯虔之书凜尊师说，而又多所阐发，如谓先秦坟典，规范未具，列国殊制，假借特多；汉魏以降，凡有述作，摘藻多方，既古今之兼收，亦方国而并录。训诂之书，不可或缓。他若据《草虫》之“忧心忡忡”，《击鼓》作“忧心有忡”，证“有”为重写符号，至其释《鹑之奔奔》之“我以为兄”、“我以

为君”为“何以为兄”、“何以为君”，谓为连音变读，诚为卓见。庶几高邮，并堪解颐。余喜二公之有传人，又乐本系之增新作。爰书所感以弁其编云尔。

郑朝宗序于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时公元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

目 录

黄寿祺教授序

郑朝宗教授序

一、绪论.....	(1)
二、训诂学的基本内容.....	(4)
(一) 因何训诂.....	(4)
(二) 从何训诂.....	(14)
1.从语音方面.....	(16)
2.从词义方面.....	(18)
3.从语法方面.....	(27)
(三) 如何训诂.....	(28)
1.循同音的途径.....	(28)
2.循词义的途径.....	(42)
3.循语法的途径.....	(69)
4.循校勘的途径.....	(87)
三、训诂学的重要材料.....	(109)
(一) 专书.....	(109)
1.《尔雅》.....	(109)

2.《方言》	·····	(121)
3.《释名》	·····	(129)
(二) 传注	·····	(133)
(三) 总汇	·····	(149)
1.《经籍纂诂》	·····	(149)
2.《说文通训定声》	·····	(157)
四、有关训诂学的几个问题	·····	(162)
(一) 训诂学要不要立足于语言社会性的基 础上?	·····	(162)
(二) 偶尔不得其证, 所诂之义是否还能成 立?	·····	(163)
(三) 古音通假是不是上古语文的普遍现象? 其可靠的程度又如何?	·····	(167)
(四) 按上下文决定词义有没有错?	·····	(172)
(五) 词性变了, 词义因而也变了, 是否值 得注意?	·····	(173)
(六) 语法构造能不能体现语言的社会性?	·····	(177)
(七) 汉代经生对于古书的认识果然比今天 高明吗?	·····	(180)
附录: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叙》 译注	·····	(183)

一、绪 论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遗产。当前，我们举国上下正在发奋图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要胜利完成这一历史赋予我们的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我们不但要越出国家的疆界，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科技，也得打破时间的局限向丰富的遗产吸取菁华。

如同学习外国得先掌握外语的工具一样，我们要接受遗产，也得具备阅读古书的能力。古书是我们的祖先用古代的语文写的。正如明代的古音学家陈第说的那样：“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古代的语文和当代的语文不可能没有大幅度的差异。用今人的语文常识去阅读古人的竹帛著述，希望不碰到困难是不可能的。那要怎么办呢？当然非懂一些阅读古书的方法不可了。

阅读古书有什么方法可求呢？听老师讲课也好，看善本注释也好，甚至读一本古汉语概论，看一种古今语对译，都能给你增加不同程度的阅读能力。但这样做只能给你片段的感性知识，不能给你系统的理性认识。

阅读古书的基本方法和系统理论，就是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训诂学。“训诂”是一个自古传下来的名称，这一门学问的

兴起就是出于阅读古书的需要。按通俗的说法，我看就管它叫古代汉语解释法。不论老师讲解古书或是专家注释古书，所用的方法，大概都跳不出训诂的范围。

为什么把解释古书的学问叫做训诂学呢？魏张揖《杂字》里说：“诂者，古今之异言；训者，谓字有意义也。”由此可见，训是解释字义，就是用几个字说明一字的含义；诂是沟通异言，就是用当代话解释古代词，或是用共通语解释方言。

训诂有时候也叫做诂训。唐孔颖达《毛诗诂训传·正义》云：“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清陈澧《东塾读书记》也说：“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可见训诂学又是研究汉语语义发展的一门学问。

这门学问不是孤立的学问，它和（汉语）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方言学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在先秦时代，语文还未十分规范化，汉字形体的分化还未能十分细致，同音假借，即写别字的风气，还相当普遍。如果没有音韵学的常识，怎能知道哪与哪同音？如果没有文字学的常识，又怎能知道哪是本字，哪是借字？古代文字尚未规范化，古书里方言土语一大堆，没有方言学的常识，怎能知道《后汉书·冯衍传》的“饥者毛食”的“毛”为“无”？没有语法的常识，怎能理解《诗·小雅·车辚》“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里的两个“止”字相当于“之”，都是代词宾语呢？

古书难读，是因为你还没学过训诂学。如果已经认真学习了这门科学，并且掌握了它的基本方法，还作了一些必要的练

习，那么，你再去翻阅古书，将大大消除“聱牙诘屈之疑”，而可天天增进“掉臂游行之乐”了。

学好训诂学，让我们多从古书里吸取精华，为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多做出一些贡献吧！

二、训诂学的基本内容

实事求是，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基本态度，学习训诂学当然不能例外。怎样才能在训诂学上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呢？首先必须明确训诂学这门学科产生的原因，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去解决问题。这就是因何训诂、从何训诂和如何训诂的问题了。这也是训诂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因何训诂

为什么需要训诂呢？主要由于古书难懂。因为它一方面使用了古代的语言，一方面书写的又是未经规范的文字。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因此上古的语言不同于中古的语言，中古的语言也不同于近代的语言，而近代的语言又不同于现代的语言。一个现代人，要读用上古语言写的古书，一定会遇到困难，发生矛盾，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得到的。

大家知道，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拿语音来说，上古诗歌如：“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在这一章里，采字与友字同韵，芼字与乐字同韵；可是自中古以来，采字和友字已经不同韵，芼字和乐字情况也正相同。这是古今读音差异的例子。

又拿词汇来说，上古谓睡醒曰寤，睡去曰寐；我们现代人却没有这样的说法。现代人懂得“友”和“乐”这两个字，并且知道前者可以和朋字合成为“朋友”，而后者可与快字合成为“快乐”。但“朋友”只能是名词，“快乐”只能是形容词。现代汉语名词和形容词一般不能转变为动词，因而不能带宾语。所以象“朋友她”、“快乐她”那样的词语搭配，是不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的。然而上古语言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说来很自然。这是古今词义差异的例证。

再拿语法来说，如“勿剪勿败，召伯所憩。”“召伯所憩”，现代汉语得说为：“这是召伯歇息过的地方。”原句只有语音停顿，可不用“是”这一类的判断谓语；又“所憩”之“所”，上古是个代词，颠倒放在动词“憩”之前，就构成了名词词组，等于今天说被休息的地方。但是现在“所”已不是代词，它变为动词定语的前加形态了。动词既然做定语，那么其后面一般要有中心词，而定语中心词之间，又非依现代汉语语法规律放进一个结构助词“的”不可。因此上古的“所憩”，我们今天要改为“所休息过的地方”才可以理解。这是古今语法差异的例证。

诸如此类的差异，都给现代人阅读古书带来了困难。此外更因上古语文很不规范，就使人更难理解了。上古语文的不规范，可以从两方面看出来：其一是方言复杂，其二是异体字

多。

关于方言复杂的情况，不胜枚举，如扬雄《方言》卷一：

假（音驾）、佺（古格字）、怀、摧、詹、戾、
殷（古屈字）：至也。邠、唐、冀、兖之间曰假，或
曰佺（邠，今在始平漆县；唐，今在太原青阳县）。
齐、楚之会郊（两境之间）或曰怀。摧、詹、戾：楚
语也（《诗》曰：“先祖于摧，六月不詹，鲁侯戾
止”之类也。此亦方国之语，不专在楚也）。殷，宋
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雅谓风雅），今则或同。

又如《说文》：

吴楚谓瞋（chēn）目顾视曰睎（tòng），海岱之
间谓睎曰睎（xī），江淮之间谓睎曰睎（xián），南
楚谓睎曰睎（dī）。

又如《考工记·冶氏疏》：

秦晋之间谓之子，或谓之钁，吴扬之间谓之伐，
东齐秦晋之间其大者谓之曼胡，其曲者谓之句子。

又如陆玕《诗经义疏》：

黄鸟，黄鹂留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
鸪，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鸪黄，一名楚雀。齐
人谓之搏黍。

关于异体字之多，可以从金文看到例子。如《师 夔 殷》
（hūjiū）：

师稣父段（殂），夔叔（素振）巩（恐）告于王。隹（维）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诰）于大室，即立（位）。宰珣（diāo）生内（入）右师夔。王乎（呼）尹氏册令（命）师夔。王若曰：“师夔！才（在）昔先王小学，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命）女（汝）更（廣）乃且（祖）考嗣（嗣）小辅（少傅）。今余（余）隹（唯）鬻（纒京）乃令（命）夕女（汝）嗣（嗣）乃且（祖）旧官小辅（少傅）罪（及）鼓钟。易（赐）女（汝）叔市（素振）、金黄（珩），赤舄、攸（簋）勒、用事。敬殛夜勿瀆（废）朕令（命）！”师夔拜手颔首，敢对觐（扬）天子休，用乍（作）朕皇考辅白（伯）僕（尊）餽。夔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原文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三）139页。释文见同书（七）149页）

在上例中，（ ）中的字是现在认为的本字，（ ）前的字是与（ ）中本字相对的同音异体字。在这短短的143字的铭文中，用异体同音字竟多至44个，占全文百分之三十。而且这并非个别的现象。我们打开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看，象隹=维、才=在、各=诰、立=位、女=汝、令=命、且=祖、易=锡等，竟是最为普遍的用法。最普通的“首”和“手”两字，看来是应该加以区别的了，但是“拜手”两字，有的铜器竟刻为“拜首”，而“稽首”有的铜器却刻为“稽手”。要说这是一时的笔误，按理不至于吧。因为铜器的铸造都带有永久纪念的性质，铭文的镌刻寓有万古垂训的